

# 圣诞教师礼品卡20元到200元中间是什么？

本报评论员



在圣诞节这一传统节日里，许多家长通过赠送礼品卡的方式向老师表达感激之情，在给老师送礼品卡的金额问题上，家长之间的争论似乎触碰到了文化观念和价值观的敏感点，最开始在其他微信群也爆发过这样的争论，不乏其中是担任老师的教育工作者，认为自己辛苦一年，收一点礼品卡是正常的，也有家长认为，这是职业，不应该道德绑架学生和家，要有师德。然而，近期社交媒体小红书上的热议却揭示了这一行为背后逐渐演变的社会问题——送礼从单纯的感恩变成了一场明暗交锋的“攀比竞赛”。尤其在移民家庭较多的加拿大，这种文化冲突和社会观念的碰撞愈加鲜明。随着小红书社交媒体上海外华人用户的递增，这个问题再次浮出水面。在加拿大这样的多元文化社会，送礼

文化在不同族群中存在很大差异。一些家长可能受到亚洲文化影响，认为表达感激之情需要体现在实质性的礼物上，而其他家长则更倾向于简化这一环节，认为表达心意比金额重要。加拿大是一个法制社会，虽然现在有很多东西，但是收到超过一定金额的礼品，是需要上报的，正如小红书上有家长说自己孩子的老师的自我介绍就有一条，喜欢礼品卡。这个是否已经可以成为投诉到教育局的一个佐证？

200 加币的礼品卡对于某些家庭可能不算什么，但对其他家庭来说可能是较大的负担。在经济差异明显的群体中，高额送礼往往容易引发矛盾和不满。认为“少送”是“穷酸”的家长言论，容易被视为对经济能力有限家庭的一种侮辱。有人指出，老师明示自己喜欢购物卡可能让一些家长感到不适，认为这有违师生关系应有的“纯粹性”。而高额礼品卡是否会让其他家长感到“被迫内卷”也成为，也有老师说收到了一个学生自己制作的藏头诗礼品，让他感动了很久。

传统上，教师作为孩子的引路人，受到学生和家长的尊敬。每年节日期间，一

些家庭选择送上卡片、手工礼物甚至礼品卡，以此表达感激之情。然而，在某些地方，礼品卡的金额似乎成了衡量“感恩深浅”的标尺。有家长在小红书上分享，她送高额礼品卡，金额 200 加币，因为她的孩子今年报考学校。更让人吃惊的是，一些家长明确表示，老师在个人简介中暗示最喜欢购物卡。这种趋势不仅让部分家长感到无奈，还引发了对“感恩”的深刻质疑：是感恩还是攀比？

这样的现象在移民群体中尤其显著。许多来自亚洲国家的家长习惯通过隆重的方式来表达敬意和感谢，但这种文化与北美本地提倡的低调、注重心意的价值观不尽相符。久而久之，“感恩”不再是心意的象征，而成了家庭间无形的“经济战场”。

在这场争论中，不送礼或送较低金额礼物的家长往往被贴上“穷酸”“抠门”的标签，而那些慷慨送上高额礼品卡的家长则被批评为“炫富”“助长不良风气”。这种二元对立反映了经济能力与道德评判之间的微妙关系。

对于经济富裕的家庭来说，送一张 200 加币的礼品卡或许不算什么，但这对

收入有限的家庭来说可能是一笔沉重的开销。值得注意的是，在加拿大，教育系统本应倡导平等，而这种高额送礼的现象显然有违这一初衷。有人甚至质疑，这种做法是否在无意间拉大了教育领域中的阶级差距。

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送礼的金额是否应成为道德优越感的筹码？家长们在社交媒体上针锋相对，一方面讥讽对方的选择，另一方面也暴露出社会群体中潜在的不安全感——不愿被视为“不够感恩”或“不够大方”。教师在这场风波中的角色同样引人深思。一些老师选择在个人简介中表达对某类礼物的偏好，无论初衷如何，这一行为无疑加剧了家长的心理负担和分歧。虽然加拿大法律和教育部门对教师收礼有明确的指导，但具体执行上往往存在模糊地带。

By Lin Peng LJ Reporter

阅读全文请扫描二维码

